

木格 著

《Two of the same
两朵一样的花》

逆光

水格著

{Back to the
light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逆光/水格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5063 - 4145 - 5

I. 逆… II. 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0880 号

逆 光

作者: 水 格

责任编辑: 王婷婷

装帧设计: 瞿允嘉

版式设计: 麦 坚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25

字数: 200 千

印张: 15.5

插页: 7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145 - 5

定价: 2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逆光

。 岁六十的们我和水田的头尽界世 。

第一回	· 001
第二回	· 027
第三回	· 051
第四回	· 074
第五回	· 097
第六回	· 119
第七回	· 139
第八回	· 157
第九回	· 187
第十回	· 207
后 记	· 226
读者手记	· 001

start >>>>>>

第一回 >>>>>

【一】

白昼渐渐变短。

变得在早上五点起床上学时天还没有亮透。

几线星光贴着清冷的天空消失在云朵的后面。

响过了几次雷声，下过了几次暴雨，刮过几次大风，夏天也就渐渐地走远了。

渐渐消失的温度，以及灼热的光线。

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再也不见了洒水车。

最后一场暴雨过后，整个青耳城像是漂浮在水上的一座城市，安静而透明。

因为日光的稀薄和温度的降低，穿短袖去学校的学生，会冷起一身鸡皮疙瘩。

然后一边坐在阳光下刷刷刷地写着卷子，一边皱着眉头看着窗外落了一地的树叶，叹了口气，夏天怎么就走远了昵？

“还真是作孽啊。”母亲朝正在胡乱地咬着面包的陈锦念招了招手，“你快过来看看，你上学路过的那所职专出事了，有个学生被捅刀子了。”

“都上电视了？”陈锦念叼着面包快步走过来。

“可不是，你说这孩子他妈得多伤心。”电视画面从被捅刀子的男生面前快速闪过，“所以就算当初要花一点赞助费把你送到青耳中学也是件好事，至少你们学校的学生不会这么没素质，在大街上跟人打群架，要是有一天，你出了点什么事，我可真受不了。”画面切换到终年板着一张脸的女主持人身上，“昨晚五点左右，记者再次联系到受伤学生的家属，他告诉记者，受害学生谢某还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仍未查出凶手是谁……”

“呃，现在仔细看看，他还蛮好看的哦。”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母亲的口气陡然起疑，“你不会是认识他吧？”

“不认识。”斩钉截铁地否定。

松了一口气的母亲继续喝起了牛奶：“啧啧，真是作孽啊。”

“妈，我走了。”

母亲捧着碗回头嘱咐着拎起书包的陈锦念：“在外面，你可得离那些不良少年远点。”

“好了好了。”陈锦念笑笑，“我上学要迟到了。”

“啪”地一声关上了门。

像是想用力地逃脱什么可怕的境地，陈锦念重重地舒了口气。

——如果按电视新闻所说，是职专二年级的学生，那么应该是长自己一岁的吧。

——看上去，的确还算蛮帅的。

——呐，保佑他平安吧。要不然的话，陈锦念真不知道那个被埋在肚子里的秘密要怎么办才好。

——能烂在肚子里就烂在肚子里吧。

[二]

做完值日的时候，就连黄昏的光线也弱了下去。偌大的操场就像是放空了水的蓄水池。空空荡荡，连一个人影也没有。静得像是落在操场上的一根羽毛的声音都清晰可辨。

跟好友秦斯在学校门口告别后，陈锦念需要穿过一条狭长的胡同到对面的马路上去搭电车。

黎朵朵跟三个平日里比较要好的女生迎面走过来时，陈锦念紧了紧肩上的书包，换上了一脸讶然的表情：“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这话像是说给了空气，被巨大的沉默稀释在黄昏的光线里。

黎朵朵她们像是事先排练好了一样把陈锦念前后左右围了个水泄不通。而站在正对面的黎朵朵杀气十足的表情着实吓到了陈锦念。

这里正是胡同最隐秘的中间地带，人迹稀少，天色又逐渐黑了下来。陈锦念嗅到了空气中紧张的味道。她试图转动身体，可是四只手像是铁钳一样夹住了双肩。

“你们干什么呀？”一张嘴就带出了哭腔。

黎朵朵扬起了高傲的下巴：“你喜欢堂兴圣？”

“怎么可能？”陈锦念皱了皱眉，“我喜欢他？”

“不是么？”来不及防备，一个元气十足的耳光甩在了陈锦念的脸上，火辣辣的疼，“可是堂兴圣却不这么说。”

从小到大，从没受过这样的欺负。所以陈锦念的第一反应是想还手，一挣却发现两条胳膊都被紧紧地抓住了，一动都不能动。

委屈的眼泪就涌了上来。

“堂兴圣说什么了？”

“你还问我？你不是都跟他表白了么？”黎朵朵抱着胳膊，从鼻子里发出不轻不重的一声“哼”，那表情欠揍极了。可无奈势单力薄，陈锦念毫无还手之力，黎朵朵把脸凑了过来，狰狞着笑，“这些可都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他放屁!”

“别啊!”黎朵朵一把扯住陈锦念的头发,“都跟人家表白了,你别不好意思承认啊。这让人家堂兴圣多没面子啊!”

“我和堂兴圣什么关系都没有,他怎么能这样随便侮辱人呢?”陈锦念急得大声嚷嚷起来。

“我看你是巴不得被他‘侮辱’一下吧?”黎朵朵抓住头发的手用力一扯,陈锦念尖锐的叫声立刻响起。“怎么样?很疼吧?”

“你喜欢堂兴圣?”陈锦念白着一张脸问黎朵朵。

旁边的女生帮腔地说着:“我们家朵朵跟堂兴圣多配啊,往一起一站,那就跟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要不是你这个小蹄子掺和进来,堂兴圣怎么会拒绝我们家朵朵的表白呢。”

陈锦念顿时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甚至有些想笑,自己怎么就这么悲惨地掉进了这个可恶的漩涡。就像是一个在大街上走着走着的人突然被人在身后插了一把刀,要不是刚才扭着她胳膊的女生多嘴这一句,她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清楚。

“你放心,我不会和堂兴圣谈恋爱的。”

“呐,陈锦念,你记得你说的这句话。”黎朵朵冷冷地笑了一下,“要不然,我要你死得好看!”然后她挥了挥手招呼着其他三个人,“我们走!”

黎朵朵她们四个人的身影消失在胡同尽头的时候,陈锦念蹲下身来,捡起掉在地上的书包。而一个骑着单车的少年一路摇着车铃正朝这边骑过来。

“借下光啦!”大呼小叫着来到了近前,却无奈胡同太狭窄以至于不得不停下来,从车上跳下来的少年明显有些生气,“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怎么了?”突然拔高的声音叫男生吓了一跳。

一张脸凑过来:“不会吧?你哭了。”

“不关你的事。”

“这你也能哭。”男生笑嘻嘻地搔了搔后脑勺,“女生还真是麻烦。”

“你走开啊!”

“你不让道我怎么走开啊?”男生一副无赖的口吻。

陈锦念把书包背好朝前走去。

男生则慢吞吞地蹬着车跟在身后：“喂——你跟我说，黎朵朵她们刚才是不是找你麻烦了？”

“不关你的事。”

“怎么说我们也是同学啊！”男生搔了搔后脑勺，“你也知道我这人最爱打抱不平了。她们把你怎么了，是不是因为堂兴圣？你说——”

“你哪来那么多废话？”陈锦念急得冲男生直跺脚，“你不嫌烦我都烦了啊！”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沈哲把车子用力一蹬，越到陈锦念的前边去，“喂。你别哭了。哭花了脸很丑的，再说了，我会对你负责的！”

“滚！”

“得，我滚，我滚还不行么？”男生弓下身体用力地踩下踏板，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回过头来说，“早点回家吧。女生一个人走夜路不安全的！万一遇上色狼可了不得诶。”

暮色里少年的身影渐渐消失之后，陈锦念的眼泪又一次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三]

在冗长的数学课结束之后，陈锦念走到了堂兴圣的书桌前。

“你出来一下。”

其实就算再多挨黎朵朵两个巴掌也无所谓，关键是和堂兴圣传出了不清不白的绯闻来这件事，对陈锦念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你说我跑去跟你表白？”走廊上人来人往。不远处站着黎朵朵。

男生抬头朝远处看了一下：“呃。”

“‘呃’是什么意思？”陈锦念焦急地求证着，“你是承认了？”

“黎朵朵很粘人的，而且我——”男生一脸的平静。

“所以你就说咱们俩谈恋爱了？”陈锦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

就这么平白无故地被拖下水不说，还挨了一巴掌，她气得直跺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男生把手搭在眉毛上，“事情还真是有点麻烦。”

“你麻烦？”陈锦念扯着喉咙不管不顾地喊开了，“你知不知道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我跟你说，以后你要是再扯上我的话，我……”

“事情都这样了。你还想怎么样？”堂兴圣像是很无所谓地伸了一个懒腰，“你说完了吧，那我回去了。”

陈锦念被男生这种态度彻底气坏了，全身的血液在一瞬间全都涌上头部：“堂！兴！圣！”

“你那么大声干什么？”

“我要你还我清白。”

“其实，我……”男生抓了抓头发，“我对你还没有做过什么过格的事吧。”

男生淡淡的口气让陈锦念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等注意到男生的目光似乎是停在自己的胸上时，就像是谁在陈锦念小小的胸腔里倒进了一杯硫酸，响着嘶啦嘶啦的灼伤声。攥紧的拳头忍不住抬了起来。

[四]

和堂兴圣并排站在办公室被老师训斥的时候，陈锦念有点骄傲地挺起了下巴，但眼睛还像是罩上了一层白茫茫的雾。

冷冷地泛着白光的雾，越来越浓，就要凝结成水滴，从眼睛里淌出来。

看不清对面老师的表情。

身旁男生的声音却格外清晰：“我真的没动她一根手指头，真的老师，我跟你说这个谎干什么，再怎么着，我也不会跟女生一般见识的——”不用转过头，陈锦念都想象得到堂兴圣一脸让人讨厌的表情。

老师转向了陈锦念：“他欺负你了？”

陈锦念摇了摇头。

“那好端端的，你在走廊上跟人家吵什么架？”

“他造谣生事，诋毁我的名声。他还……”下面的话说不下去，两滴水砸在手背上，冷冰冰的。

“造谣？”

“他跟别的人说我喜欢他……我喜欢他啊，我烦他还烦不过来呢，”陈锦念抬手指着一脸无辜的堂兴圣，眼泪开始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一天到晚臭着一张脸，长得好看了不起啊，学习好了了不起啊，别以为老师得意你、女生喜欢你，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我跟你說，堂兴圣，在我眼里，你什么都不是！”

轮到面前的老师挺不住了，一张脸白得跟纸似的：“陈锦念，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慢慢调节，都你这个态度的话，你们还怎么处？”

“谁跟他处啊？”陈锦念急了。

“堂兴圣他挺好的，哪得罪你了？”老师的立场也跟随着形势转移到男生的一侧来，“你这么说话可是不讲理啊。况且，你说人家造谣也得有证据啊。”

“我还想问他要证据呢。”陈锦念瞪着男生，“你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表白了？”

堂兴圣不慌不忙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胸有成竹地递过去说：“呐，这就是了。”

“什么？”

“你写给我的情书啊。”

先于陈锦念抢过去拜读的是对少男少女的感情充满偷窥欲的老师，逐字研读后含混不清地笑了起来：“这个事就算过去了，你们俩都回去吧。不过，陈锦念，你以后不能这么胡闹了。小心我给你送到教导处去记处分。”

“老师，我——”

却是不容分说，老师挥了挥手说：“再多说一个字，我都要给你记处分。”

就这么倒霉地在与堂兴圣的较量中败了下风，满肚子委屈的陈锦念在走出门口后恨恨地说：“没看出来哈，你居然还这么会算计。居然捏造出一封

情书来陷害我？”

“我陷害你？”堂兴圣很无奈地笑了笑，“如果你真的喜欢我，请直接说，没必要靠这种方式引起我的注意。”

“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吧？你是不是因为很喜欢我才跟黎朵朵那么说，而你刚才给老师的信，其实是黎朵朵写给你的情书。”陈锦念很为自己推理之缜密而激动，一脸期待地看向男生去求证。

堂兴圣先是怔了下，半晌都说不出话。

“被我言中了吧！”陈锦念愤愤地说，“我最讨厌那种表里不一的男生！你做过的那些坏事，别以为人家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堂兴圣生气地说。

“不用我挑明了说给你听吧。”

陈锦念离开后，一条狭长而安静的走廊上，就那么孤孤单单地站着堂兴圣，凉风从一头贴着地面吹过来，卷起了地上细小的灰尘。

[五]

很多人眼里的白马王子。

从一入学，就抓人眼球的男生。

即使套在宽大难看的运动服里，还是不能削减他的锐气和锋芒。时光精雕细琢下的尤物，像是一块微微泛着光的宝石，让女生欢喜，让男生嫉妒。就是这样的堂兴圣，始终冷着表情，除了亲近那个活蹦乱跳的沈哲之外，几乎难得会和其他人说上一两句话。

入学成绩第一名；

打得一手好篮球；

刚一入学就被调进了学生会；

课桌里经常会掉出女生趁他不在时塞进去的情书；

而收到情书之后总会不声不响地把情书放在书包里，无论接受还是拒绝，从不张扬。

如果没有之前遇见的那些事，那么，陈锦念或许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堂兴圣是这样释放光芒和让人景仰的男生。

可是——

[六]

是不是所有人都有两张面孔，甚至更多。

就像是电视里常常有那种变脸的演出，在一分钟之内可以变出几十张脸来。而这样的演出一旦成为了现实，还是让陈锦念这样简单通透的女生无法忍受。

人怎么可以虚伪到这个地步？

前几天电视新闻里报道的学生斗殴事件引起了学校的关注。虽然跟青耳中学没什么瓜葛。但经媒体一炒，立刻成为近段时间全城关注的话题。据说那个读职专二年级的学生至今仍躺在医院里没有出来。而凶手仍然逃之夭夭。学校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中间安排了一个环节是学生宣誓不参与暴力斗殴事件。

对于这种起不到多大实际作用的冗长会议，陈锦念抱以嗤之以鼻的态度。所以靠着好友秦斯的肩膀昏昏欲睡。

“喂，看，又是你们班帅哥！”秦斯兴奋地叫醒陈锦念。

强打着精神抬眼去看——

礼堂的讲台上站着陈锦念最不想看见的人。

堂兴圣，他这种人，竟然也可以冠冕堂皇地宣誓。

那个秘密，就像是停留在远处天空上的黑色云团，被风一吹，不是散去，而是离自己越来越近，一直到覆盖住自己头顶的阳光。

在所处的地面上投射出一片巨大而空旷的阴影。

那个人真的是他么。

而一周之前，职专学生被刺的那个早晨。天蒙蒙亮，陈锦念因为前一天迟到被老师骂得狗血淋头，所以起了个大早赶去上学。刚出门的时候，甚至还能看见天上微薄的几缕星光。把事先温好的牛奶拿出来喝，喝了没几口就听见一片喊杀声。

尖锐得几乎撕破耳膜。

陈锦念看见的一幕有些惊心动魄，如此的暴力场面在现实生活中上演对于陈锦念来说是个不小的震撼，以至于那袋没喝几口的牛奶掉在了地上。

一片混乱中，一个男生把刀子捅进了另外一个男生的身体。

那些之前还在喊喊杀杀的其他人都在那一瞬静止下来。然后不一会儿，全体作鸟兽散，空荡荡的街道上只见一个黑衣少年倒在血泊里。

这个时候，那个跑在最后面的男生回头看了一眼，目光刚好迎上了陈锦念的视线。如果没有看错的话，那个人不是堂兴圣么。

不知从哪来的勇气，陈锦念快步走过去，弯下身去看躺在地上痛苦抽搐的男生，一张完全陌生的脸，因为疼痛而微微闭着眼睛，只是一迭声地喊着：“救我——”

陈锦念迅速掏出手机拨通了120。

然后看了看四下无人的街道，突然涌过来的惶恐贯穿了胸腔，像是眼下这个男生的遭遇是自己一手制造般的惶恐，于是仓皇地逃窜掉了。

如同堂兴圣脱逃时不甘地也回望了一眼。

——呐，说不清凶手就是堂兴圣呢。

——要是他再惹我，我就揭发他！

——这种制造事端的人居然还有脸在上面宣誓。一点都不脸红吗。

于是，陈锦念转过头来对秦斯说：“你知道吗，堂兴圣就是一个杀人犯噢。砍人那天我在现场看到他来的。”

“啊？”意料中的震惊，“不可能吧。”

[七]

又一次睡过了头的陈锦念确定无疑会迟到。因为狼吞虎咽地吃下早饭冲出家门时，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像是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陈锦念急得眼泪差点掉下来了。

被老师训斥是预料之中的事。

但仅仅是被老师教训也不足以使陈锦念烦恼到如此地步。

三步并做两步上蹿下跳地冲上三楼的时候，一抬头看见了从走廊尽头迎面走过来的男生。

虽然已是夏末秋初却还是一身白色衬衫，袖子卷起，露出一节古铜色的小臂来。而胸口处歪歪斜斜地别着青耳中学的学生卡。

走路的时候微微垂着头，像是不屑于理睬他人的表情。

大多数时候耳朵里塞着耳机，却搞不清楚里面响的是什麼。

书包斜挎在肩上，勒出男生肩胛骨清瘦的线条来。

书包？

突然意识到什麼。

突然觉得身上空空荡荡的。下意识地去抓自己的双肩，抓到的却是一团空气。陈锦念的嘴巴咧了咧，难过得想哭起来。

——居然没带书包就来上学了。

——满脑袋都是自己一只脚踏出门口，母亲一把扯过书包扔到沙发上的动作，而忙乱地吃完早餐之后，就把那只躺在沙发上的书包忘得一干二净了。

脚步却没有因为这个吃惊的发现而停下来，在惯性使然的情况下，仍然

保持着可以称得上是“飞奔”的速度。拳头握紧，恨不得把每个跑到自己面前的人锤成肉酱。全情投入的愤怒让陈锦念在意识到要撞上人的时候收住了脚。

却无济于事。

整个人像是一面墙一样结结实实地撞了过去。

男生高出自己一头的缘故，陈锦念的一张脸贴在对方的胸膛上。

怕反弹回来狼狈不堪地坐在地上，所以下意识地两手抓紧男生的腰。旁观者来看，这称得上是漫画中的经典场景。

只是接下来的对话却急转直下——

敛着眉毛的男生垂下眼睑，淡淡地说：“喂，抱够了没有？”

“……啊。”努力了半天把思维从书包拉回到男生身上来。

“抱够了请你放开我。”

慌乱地松开双手。

“……我。”

“你眼睛不好用么？大白天往我身上撞。”

“堂！兴！圣！”

安静的走廊因为陈锦念突然失控的大喊大叫而立刻被灌满了声音。

[八]

正在高一（6）班讲早课的班主任立刻把门打开，然后看到了握着拳头伸长脖子踮起脚尖跃跃欲试的陈锦念和站在她对面的背着书包的堂兴圣。

虽然内心也很不满陈锦念破坏了早读课的安静气氛，但比起斜挎着书包摇摇晃晃地站在教室门口的堂兴圣来说，班主任显然认为迟到是更不可饶恕的错误。

所以他毫不客气地冲着堂兴圣咆哮起来：“给我在门口站半个小时再跟我解释！”

而陈锦念则在老师的默许下溜到座位上去。